

2018.10.25
中国
半边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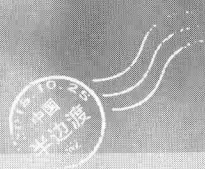
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复活的玛纳斯

红柯 著

漓江出版社



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复活的玛纳斯

红柯 著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的玛纳斯 / 红柯著. — 桂林 : 漓江出版社, 2016.9

(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407-7863-7

I. ①复… II. ①红…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54630号

复活的玛纳斯

红柯 著

责任编辑: 孙精精

书籍设计: 石绍康

责任印制: 唐慧群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10-85893190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 065300]

开本: 960mm×69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43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316-8836866]



《半边渡当代中篇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半边渡”，原本是一种由独特的地貌形态所导致的交通方式，意指岸边道路出现山岩等巨型障碍，为了克服障碍所进行的单边摆渡。用来做丛书名，表示只在此岸，现场写作；彼岸风景，尽入眼中。选收的是当下既具实力，又有活力的知名作家，他们一直进行着克服障碍、自我超越的写作，刷新着个人纪录，不断求索、攀升。中篇小说介于短篇与长篇之间，是由短篇进发到长篇的中转过渡，出版中篇小说集，既管窥风貌反映当下，又把握脉动瞄准未来，期待作家们拿出更多优秀长篇回馈读者。

漓江出版社中外文学出版中心

目 录

- 001 两种目光 寻求故乡 [代序]
- 007 复活的玛纳斯
- 070 库兰
- 139 古尔图荒原
- 187 喀纳斯湖
- 227 胡杨泪
- 261 莫合烟

两种目光
寻求故乡
「代序」

最初对世界文学的概念并不是来自歌德，也不是大学教材，而是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大纲》，当时正读大二。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更热更猛的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疯狂地写诗、疯狂地吞食现代派，袁可嘉先生主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出一集抢购一集，中科院编的海明威、福克纳、卡夫卡研究资料汇编也是大量抢购。很偶然地在图书馆碰到郑振铎先生这本《文学大纲》，相当于一本世界文学史，让我在欧美文学的狂热中冷静下来，特别吸引我的是有关波斯文学的介绍，大概有二十多位古波斯诗人，我知道了菲尔多西、萨迪、哈菲兹、鲁米、尼扎米。太喜欢萨迪与哈菲兹，就把他们的代表作抄下来。这两个诗人都出生在伊朗设拉子古城，这是我最向往的地方。萨迪说：“一个诗人应当前三十年漫游天下，后三十年写诗。”2015年正是我大学毕业三十年，西上天山十年，居宝鸡十年，迁居西安十年，三十年间沿天山—祁连山—秦岭丝绸之路奔波，跟游牧民族转场似的“逐水草而居”。刚读到台湾蒙古族诗人席慕蓉的一篇文章，席慕蓉认为文化需要碰撞才会有新的火花，背井离乡的遭遇给生命与原乡营造了一段反省与观察。我曾在一篇创作谈《距离产生美》中

也谈到这种体验，在新疆写陕西，天山顶上望故乡，回到陕西站在关中又回望西域瀚海。15世纪波斯学者约萨法·巴尔巴罗说：“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

《哈菲兹诗选》的序言中，翻译家邢秉顺先生把哈菲兹与李白相比较，两个古代诗人都是伟大的酒徒，都喜欢写美酒月亮鲜花与女人。李白就出生在中亚塔拉斯河畔碎叶城，我专门写过《天才之境》，执教于伊犁州技工学校时，带学生实习沿阿拉套山西天山奔驰时就想到山那边李白度过金色童年的群山与草原。李白晚年诗歌中最感人的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是对故乡的反复追寻。李白与杜甫相比，杜甫最拿手的是律诗，平仄对仗毫不含糊，李白的强项则是参差不齐自由不羁的歌行体。童年对一个作家很重要，李白五岁离开中亚之前，西域大漠草原群山已经给他幼小的生命打上底色，只有去过那里的人才会知道，戈壁沙漠与绿洲紧密相连，没有过渡，天堂地狱眨眼之间，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产生中原农耕地区整齐划一的生活方式与生命节奏，李白那种放浪不羁自由奔放的天性只能以歌行体来表达，最终打破诗的形式创造出最早的词，唐宋词选的前几首词都以李白的“平林漠漠烟如织”开头。杜甫幼年在姑姑家，瘟疫突起，姑姑把阳光充足的房子让给杜甫，亲生儿子住在阴面的房子，表哥染病身亡，杜甫活下来，命运注定要让这个大难不死的幸存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进入更大的灾难——安史之乱，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最能替人类受难受罪的伟大诗人。杜甫也流浪，杜甫是背着大地爬行的耕牛，是移动的土地，而李白是风吹过草地沙漠戈壁，吹过长天大野。在西域听蒙古长调，听牧民们唱《天上的风》，我就想起李白自由洒脱的诗句。李白杜甫，一个把宇宙天地当家园，一个把土地当家园。

我执教的陕西师范大学有许多我敬仰的学者，比如历史地理专家史念海先生，上中学时就听历史老师反复提及史念海，后来到了新疆，在学校图书馆找

到了先生的大作《河山集》，天山脚下读《河山集》，光书名就让我感慨万千。还有罗振玉、王国维的《流沙坠简》，这已经不是学术专著，而是极具中国色彩极具美感的艺术珍品。我开始抒写“天山系列”时，全都采用真实的地名与历史地理背景，美丽奴羊 17 世纪产于西班牙，18 世纪引入法国德国，19 世纪进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把美丽奴羊 Merino 打造成世界品牌，新疆的科技工作者引进美丽奴羊与哈萨克土羊杂交创造出中国新疆美丽奴羊，1985 年培育成功，1986 年秋天我西上天山，1997 年 4 月《人民文学》推出我的小说《美丽奴羊》，1998 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出版，收入十七个短篇。

2015 年 9 月，我有幸参加中澳文学论坛，在西悉尼大学讲演时开场白就提到澳大利亚民族文学奠基人劳森，很多人都知道怀特，库切，还有《凯利帮真史》的作者彼得·凯里，知道劳森的人不多。我当年受劳森的影响写出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劳森短篇小说集》于 1981 年秋天购于宝鸡一家旧书店。在西悉尼大学还见到了澳大利亚女作家亚历克西斯·赖特，赖特的最新长篇《天鹅书》正在翻译成中文。有意思的是，《天鹅书》与我的最新长篇《少女萨吾尔登》都写了天鹅，天鹅保护一个苦难的民族，保护灾难不断的男人们。据说古代印度香音国的飞天翻越喜马拉雅山昆仑山降临敦煌，逐渐地由沉重的男身变成轻盈灵动翱翔蓝天的女神，到了唐朝，飞天完全中国化达到顶峰。舞从敦煌来，进入长安成就了大唐乐舞，最典型的的就是《霓裳羽衣舞》和《胡旋舞》。跳得最好的就是杨贵妃和安禄山，羽衣就是飘带，飞天最动人的就是飘带和手指的动作。20 世纪 80 年代甘肃歌舞团的艺术家们根据敦煌壁画上的飞天创作了“手指舞”。17 世纪从伏尔加河东归天山的卫拉特土尔扈特蒙古人把整个民族的遭遇全凝聚在萨吾尔登歌舞中，也主要是手指舞。其中的“少女萨吾尔登”一点也不亚于飞天歌舞，相比之下飞天过于悠游自在，飘飘欲仙，而萨吾尔登更接地气，沟通人与动物植物，人与宇宙天地万物血肉

相连，轻盈灵动中有凝重的历史有大漠烟尘。

长篇《生命树》采用的是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纪神话和西北汉族剪纸艺术中的生命树，以对应基督教犹太教《圣经》中的生命树。我的《生命树》发表出版于2010年，美国电影《生命树》拍摄于2011年，2012年在中国放映，西方至今还没有一部以生命树为题的长篇小说。长篇《西去的骑手》中我写到了维吾尔族诗人穆塔里甫，小学五年级时在《革命烈士诗抄》中读到穆塔里甫的诗，写作文，平生第一次受到老师表扬，好多年以后我成为伊犁州技工学校的教师，来到穆塔里甫家乡尼勒克草原，尼勒克，蒙古语，婴儿的意思，穆塔里甫发表诗歌时的笔名为卡依那木—乌尔戈西，卡依那木就是波浪的意思，回荡在《西去的骑手》中的主旋律就是波浪。我的大多数长篇小说都采用西域民歌来结构全篇。叶嘉莹教授认为欧美语言分轻重音，而汉语则是四声八调形成的旋律与节奏。丝绸之路、关中长安就有这种优势，西域大乐直接影响了唐乐舞和唐诗的节奏与旋律，盛唐之音是一种国际视野的大综合，就像先秦诸子百家，秦地无一子，但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总结了先秦诸子百家，包括怪力乱神的原始神话和传说。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就是诗歌和散文，诗的顶峰就是唐诗，散文的顶峰就是《史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其古文运动学的就是太史公《史记》。《燕子》这首民歌世界各地都有，草原民族更多，在我心目中，哈萨克民歌《燕子》是最好的，哈萨克歌手叶尔波利演唱的《燕子》无人能比。《燕子》理所当然地成为长篇《喀拉布风暴》的主旋律，沿着丝绸之路进入关中进入西安，跟秦腔跟眉户连在一起。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最集中的地方就是关中，关中既是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桥头堡，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伸向西域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更是民族融合的熔炉。长篇《乌尔禾》中，朝鲜战争归来的战斗英雄陕西人刘大壮变成了蒙古神话传说中的“海力布”，向世人展示，人可以接近神灵。人性与神性既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中心话题，也是中国古典小说

的关键词。《金瓶梅》写人的肉体，而《红楼梦》写人的精神人的心灵，是一部通灵之书，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集大成者，曹雪芹跟但丁一样既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

红 柯

（2015年11月中国文学博整论坛发言稿）

复活的玛纳斯

—

母亲们在玛纳斯怀上我们之后，把我们带到塔尔巴哈台山，我们还是一团粉嘟嘟的嫩肉时，就经历了一次长途旅行。那是一次极其壮观的旅行。我们是在一个寒冷的春天来到塔尔巴哈台的。塔尔巴哈台确实像一只旱獭，战战兢兢地缩在国境线上。庄稼地和房子紧贴着国境线。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房子的具体位置，墙根就砌在国界上，打开窗户，全是异国他乡，母亲总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玛纳斯迁来的。玛纳斯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就像天堂一样，我们不明白母亲为什么把玛纳斯看得那么神圣，明白这个道理需要很长的时间。

先说那个寒冷的春天吧，就在我们出生的那年，边境线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一下子发疯了，抛弃家园拥向国境那边。据说有五千人克格勃潜伏到我们这边，策划鼓动，边境那边的喇叭声嘶力竭，用的全是中国话，真让人不可思议。俄国人说中国话说得这么好这么地道，人们以为耳朵长错了。沿边境线一字摆开美味佳肴，面包牛奶方糖，崭新的公共汽车，早

已发到大家手里的侨民证，五十万张侨民证，带上这个本本，一夜之间就能进入天堂。人们就这样经不住诱惑，带上值钱的东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到异国他乡去寻找美好的生活。村子和牧场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娃娃。老人们自己不走，还要去劝那些疯狂的年轻人，年轻人有的是力气，他们毫不客气地掰开老人的手指，跟撇一捆柴一样把老人撇到路边的阴沟里，撇在村子里。那些顽固不化的老人总是坚持不懈，从阴沟里爬起来，仰躺在大路上用身体顶住大车轮子：要走就从我的身上轧过去吧。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法子，他们就把老人的手脚捆起来，往沙地里一丢。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把老人装在车上：“老爷爷跟我们一起走吧。”就这样到了国界，老人自己着急啦，挣扎着从车上滚下来，年轻人哈哈大笑，国界那边邻国的边防军也哈哈大笑，笑得更响亮更开心。年轻人把名字都改了，全都斯拉夫化。后来就没有这么客气了，大家不但要带上自己家里的东西，还要带上公家的东西，银行、百货公司、仓库成为冲击的目标，小镇被一扫而光，县城，甚至专署所在地也危在旦夕。这就是1962年春天发生的事情。整个国境线空荡荡，出于对伟大邻国的无比尊敬和信赖，好多年都是有边无防，千里国界无一兵一卒，纵深两千里也没有军队。领导急得团团转，乌鲁木齐离边境地区太遥远了，告急求救的电话电报源源不断。打开地图，秘书们找来各种资料，在准噶尔盆地中部有一块新开辟的农场，那儿恰好有一位野战军出身的团长，没有具体的职务闲置着，据说犯了错误停职检查。

“他犯什么错误啊？”领导最关心这个。

秘书的声音降了八度：“抛弃了老家的妻子，另搞了一个女学生。”“热爱女人的男人是不会背叛祖国的。”领导如同神灵附体，说出这样掷地有声的话，直接跟那位团长通话，大家听得清清楚楚，领导一字一顿地向那个遥远而偏僻的农场发布命令：“我命令你迅速组建一支小分队，奔赴塔尔巴哈台，封锁巴依木扎山口和库则温山口。”

那个停职检查的团长就这样成为边境地区说一不二的真正的团长，接电话的时候两个端枪的卫兵押着他，放下电话时，卫兵乖乖听他指挥。整个垦区骚动起来，脚步声、马的嘶叫声，垂挂在白杨树上的铁铤当钟用。人们哇哇叫着去马号里牵大马，去武器库里领枪支弹药，人们潮水般往团长跟前挤，团长走过来时又闪出一条小甬道。团长那双眼睛嗖嗖嗖在人群里飞蹿，挑中的都是精壮汉子，都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黑楂楂的胡须刚刚盖住他们的嘴唇，就像地里长出的头茬苜蓿，谁都能闻到那股子香味。团长对他挑选的兵将很满意：“不错，这小子不错，你，就是你，牵马去，操家伙去。”几千号人只挑出二十个小伙子，他们牵着大马挎着长枪，腰里挂着刀子，蒙古刀库车腰刀什么刀都有，光是手里的鞭子就让人眼馋得不得了，啪啪响几下，马就开始尥蹶子，在地上团团转，随时都会变成一股风暴拔地而起。那些老兵开始嚷嚷了，这是一支从朝鲜战场撤下来的部队，战马和枪总是让他们热血沸腾。团长才不理他们呢，团长咳嗽一下说：“你们都老啦，咋好意思拿枪呢，枪是年轻人的事情。”

“你呢？你跟我们一个样，胡子比屎长。”

团长才不理他们呢，团长给政委叮咛几句，带上二十个小伙子，一声上马出发，高大的白杨树夹着的大道上就冲起一股烟尘。人们伸长脖子遥望远方，羡慕、嫉妒很快变成一团一团怒火，他们现在可以放开胆子骂这个狗日的团长，很快就骂到问题的关键：“狗日的弄了一个丫头，屎长啦，长得跟胳膊一样。”

女人堆里那个十九岁的女兵一直在远处看她的团长，四十岁的老兵在那个春天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十九岁的女兵亲眼看到老兵跟鹞鹰一样跃上马背，举着长枪，疾风般奔向远方。那些咒骂声传到她耳朵里，变成火焰在烘烤她，她随着人流往回走，她走在后边，听那些男人愤怒的咒骂。她回到地窝子，整个人跟火炭一样，地窝子的中央有一个土炉子，她往里边丢一根梭梭柴，眼睁睁看着火苗把坚硬的梭梭解开，裂缝里喷出更凶猛的火焰，跟荒原狼一样恶狠

狠地吼叫着，她用大铁壶压住火。她趴到窗口往外看，地窝子的窗口紧贴地面，大地平坦辽远，目光可以贴地面飞蹿。

“塔尔巴哈台山。”

她从箱子里翻出地图册，蓝色塑料封皮的地图册，她很快找到那座山，也找到那个叫作塔城的小城。狭小的地窝子，苇把子拱顶，不停地掉下土渣，她跟草原上的女人一样用围巾把头发扎起来。她的肚子里热乎乎地动了一下，她啊呀叫起来，她张大嘴巴捕捉那种奇妙的感觉。事实证明：那年春天，玛纳斯河畔的地窝子里，许多女人都有了身孕。那是千年荒原极其罕见的迅猛无比的春天。她在巨大的喜悦中再次翻开地图，查出塔尔巴哈台的原始含义，地图册里清清楚楚地写着：塔尔巴哈台，蒙古语，旱獭的意思。八个月后，也就是第二年春天，她生下一个真正的旱獭，毛茸茸的胖娃娃。而她所想象的塔尔巴哈台山跟实际分毫不差。半个月后，她和一群女人来到塔尔巴哈台山，她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现在，她在玛纳斯河畔的地窝子里，跟看电影一样看着她勇敢的团长奔向群山和草原，奔向骚乱的边境线。我们的母亲们连梦都没有，她们仅仅意识到自己怀孕了。挖渠下田的时候要留个神，她们做梦也想不到会离开刚刚开垦出来的美好家园，把孩子生到几千里外的塔尔巴哈台山。“就跟一群旱獭一样在地下挖个洞，就是我们的家了。”多少年以后，母亲们还在诉说自己的不幸。1962年春天的时候，她们只认一个死理，她们将是玛纳斯河畔第一代生养孩子的女人，她们骄傲得如同肥壮的大母牛，浑身洋溢着生命和富足，高声大气地说笑，以消除疲劳。谁也没有注意到西北角那个小小的地窝子里，那个十九岁的女兵用她巨大的梦想把所有人都卷进去了。她开始呼叫塔尔巴哈台。

据说旱獭是大地上胆子最小的动物，它的个头只有小板凳那么大，锋利的牙齿不是用来厮杀搏斗的，只能咀嚼野苜蓿和针茅，勤快的手脚既不能当武器也不能像鹿或者黄羊那样疾风般奔跑，那双短粗结实的手啊是专门挖洞的。它一口气能挖十几米深的地洞，那疯狂劲儿跟猛兽差不多，手脚并用，最激烈的时候就用牙咬，岩石被咬得粉碎。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手脚和利齿面对地面上的任何动物都无能为力，只要往地里一钻，大地就裂开一道缝，确切地说大地跟一张纸一样被这种罕见的神力撕裂，任凭它大显身手，直到精疲力竭，一动不动地缩在地层深处。那是一个斜下去的深洞，扎进去十几米，缩成一团的小旱獭微微颤抖着，它紧贴着地洞的底部，大地汇聚着四面八方的力量来抱住它，它才慢慢地安静下来，大地也安静下来，在地洞里它才有安全感。

地洞也不是永久的安全之地，熊能扒开地洞，旱獭无路可逃。熊的走动声是很特别的，尤其是那种缓慢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从容不迫，很准确地找到洞口，然后就停那么一会儿。旱獭紧张死了，它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哀鸣有多么响亮，那是一种类似小狗的尖叫，草原上的人们都把旱獭叫犬鼠，对熊来说，又肥又胖的小旱獭是一道美味，旱獭又有雪猪的美名。小旱獭可不喜欢雪猪这种叫法，它同样也不喜欢犬鼠，犬是牧人的宝贝，熊是不敢招惹犬的。旱獭就是旱獭，孤单无力，在棕熊可怕的挖掘声里，它停止了尖叫，也不再颤抖了，它的屁股和嘴巴顶在一起，跟圆球一样，在熊爪落下来之前，旱獭就已经感受到了地面上所有的冰凉和寒气，有时，狂暴的熊会一掌下去，把旱獭拍得稀烂，然后用屁股搓啊搓啊搓成泥巴，那些饥饿的熊要优雅一些，轻轻抓起缩成一团的小旱獭，往大嘴里一丢，就像壮汉吞吃鸡蛋一样。熊一口气可以吃掉二十只旱獭。地洞再深也没用，熊总能揭开大地，跟揭被子一样把旱獭堵在窝里。千百年以来，旱獭一直梦想着打出一个很深很深的洞，一直打到大地的心脏，可恶的棕熊总不能捣毁大地吧。那仅仅是一个无法企及的梦想，最深的洞

只能打到二十米左右，棕熊稍用点力就可以让旱獭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地上的猞猁、雪豹和狼，天上的鹰、鹫更是迅猛异常，只要是食肉动物都能追捕旱獭。只有野兔、黄羊和虫子不伤害它们。能让旱獭生活的地方一定是大地上的乐园，那里没有厮杀和战争，只有牧草和虫子。一代又一代的旱獭跑遍了大地的角角落落，它们把窝建在高山的陡坡和河谷的陡坎上。相传天山和帕米尔高原是旱獭最理想的家园，尤其是帕米尔高原，为了适应高寒地带的气候，旱獭的背上长出一绺赤褐的长毛，跟汗血马一样，灰旱獭成为红旱獭，那是一种高贵的品种，尽管数量很少，却很有号召力。中亚大漠的旱獭乌云一般拥向世界屋脊。即使到不了帕米尔高原，美丽的天山也可以满足它们的心愿。辽阔的哈萨克大草原即使狂风般的野马群也要奔跑好几个月。小板凳似的旱獭要穿越大草原该有多么绝望，那条横亘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低矮的山冈成为旱獭们泅渡茫茫苦海的岛屿，旱獭可以在这里喘口气；那是多么漫长的一口气啊，旱獭再也没有气力奔跑了，因为它们在这些低矮的山冈上打出几十米深的地洞，它们从来没有打过这么深的洞，更让它们不可思议的是在洞的底部竟然拓宽，向左向右，整出一个宽敞的大厅。那些雌旱獭竟然弄来柔软的干草，雌旱獭仿佛神灵附体，很快打出一个洞，那是大小便的地方，离厕所远一点，再打一个更宽敞的洞，弄出一个平台铺上干草，一个温馨的家出现在大家面前。无论是雄旱獭还是雌旱獭，谁也没有想到它们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它们能建造这么一个家园。离天堂的大门还很遥远，刚好摆脱地狱的阴影，这就是家园。更多的旱獭汇聚在这里。好多年以后，那些征服了世界的蒙古兵战尘累累来到这里，他们从故乡哈拉和林出发，翻过阿尔泰山，横扫欧亚大陆，沿着大西洋和印度洋辽阔的海岸线一直绕到喜马拉雅山，并翻越了那座世界最高的山峰，进入中亚黄金草原，他们再也不想打仗了，他们太累了，他们从马鞍上滚下来，躺在山坡上再也不想动了。他们身子底下就是美好无比的旱獭窝，他们就像躺